

爱情有效期

爱情契约的有效期限最长几年？不知道有没有保险业愿意冒险？

如果有，我想替爱情买份寿险。

整夜，我濒临歇斯底里的脑袋，都在思索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。

究竟是怎么样的爱才能够永结同心、白头偕老？又是什么样的感情才不够积极牢靠需要投保？我就这样睁大眼睛，盯着天花板上的流星挂饰胡思乱想，直到天亮。

半个多月来，虽然老是睡眠不足，但肠胃却好像出奇得食欲旺盛，就好比被猪附身般，一旦失去理智，就

开始狂吃个不停，胃袋似乎突然变成了无底洞。

吃过营养丰盛的早餐之后，我咬着酸梅棒棒糖就开车上了高架桥。因为车子一路超速飞驰，到了办公大楼停车场，嘴里的糖还没完全溶化掉。

要不是上帝存心跟我开了这样一个恶劣的玩笑，此刻的我应该正穿着白纱礼服，准备接受亲友们的祝福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顶着大太阳，心浮气躁地奔驰在赶往公司的路上。

几天前，当我毫无预警地突然宣布取消婚礼，公司上下居然没人受到惊吓！或许是平常我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径已经过于声名狼藉，也因此，取消婚礼这类事对大家来说，却反而让大家松了口气似的。

“不结婚也好啦，还是单身比较自由！”同事纷纷这么安慰我，仿佛早拟定计划、套好招似的。

别以为这些家伙都拥有人溺己溺这类悲天悯人的精神，事实上，宣布取消婚礼的那天下午，我就在茶水间的垃圾桶里，发现了一张以我为主题的押注单，几乎所有人都把钱押在结不成婚那一栏。

“这些家伙，原来都背着我幸灾乐祸！”我撕碎押注单，将自己反锁关在茶水间里，企图渴死那群没同情心的家伙。因为无法借酒浇愁，我只好酗咖啡泄愤！

我失眠的症状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，脑神经仿

佛因突然塞进几吨的咖啡因，而呈现睡眠衰退现象。

“大学才刚毕业不到一年就结婚，不嫌早吗？我猜你肯定会在婚礼前突然反悔，甚至回放‘逃跑新娘’的戏码娱乐大众！”我想起组长安德鲁曾这么诅咒我。

然而，这回任性逃婚的人却并不是我。

直到现在，我仍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喜饼订了、酒席约了、婚纱照也拍了，就在一切都安排就序之后，对方却在某个事前毫无征兆的清晨，在电话里告知我无法结婚的消息！

没有说明理由，也没有任何礼貌性的道歉，只是告知取消婚礼，便挂上电话。

从来都没想过，我们之间交往五年又三个月零六天的深厚感情，居然只有简短几个字，便轻易被画上休止符，甚至不带丝毫歉疚就取消掉婚礼！

这就好比原本订了份排骨便当，却因为突然食不下咽，而可以不带任何感情或道义责任，就取消掉一样。

“喂，××快餐店吗？请取消我原本订的便当。”

靠！这个无血无泪的柳丁男，我花费在他身上珍贵的青春岁月，对他而言，难道就只是一顿便宜的排骨饭而已？！

如果爱情也能保寿险，或许我现在就不会这么怅然若失，面对爱情突然夭折的意外打击之后，至少还能索

取些理赔金来花钱泄愤。

柳丁男其实跟柳丁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甚至不大喜欢吃水果。只是因为他酷似瑞奇马丁古铜色的健康肤色，以及可相媲美的完美臀型，我于是昵称他为“瑞奇柳丁”。

和柳丁男早在高中时代就认识了。当时的我可说是被虚荣心冲昏头，为了赶流行居然狠心瞒骗父母，利用上补习班的时间逃课到处打工，只为买下那支价值不菲的多功能新型手机，好向班上那群势利眼同学炫耀。

不过也因此，我才能幸运遇见柳丁男。

姑且不论几年后我和柳丁男之间的下场如何，总之当时的我的确认为，能遇见幽默爽朗的柳丁男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！

认识柳丁男那年，他还只是大一的新生，而我那年才刚升上课业压力繁重的高三，每天好不容易才挨到放学，却还要被父母逼着上补习班为该死的高考做准备。

后来因为到处打工赚钱加上和柳丁男谈恋爱的因素，我完全没余力将精神放在课业上，导致后来的高考失利没选上理想学校，我老妈整整个把月都寻死觅活，扬言死给我看，害我差点变成逼死亲生母亲的不孝女。

和柳丁男相遇的那家唱片销售行，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倒闭了，目前已被其他商家租走，改装成马兰拉面。

当年，我就在唱片行里负责担任防盗监视的工作。也就是站在店里某个监视器看不到的死角处，随时提防偷窃的小手。这种工作十分无趣乏味，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站在这里的作用，简直跟田里的稻草人没什么差别。

我是稻草人。所以，偶尔我会陷入幻想中，平举起两只手，学稻草人站立的姿态。

但是只要一有状况发生，稻草人偶尔也会变成缉凶的警长！

那晚，我就亲眼目睹一个满脸青春痘的苦闷高中生，正悄悄将几张专辑 CD 塞进书包里企图偷渡出去。就在他以为天衣无缝、装作若无其事准备离开作案现场时，却被我一把逮住。

“喂，混小子快拿出来！”我猛然抓起他的手不放。

然而现在的高中生大概都营养过盛，颇有楚霸王力拔山河的气势，他不过轻轻抡开我的手，就足以将我震退几尺远。

青春痘高中生见机不可失，头也不回地拔腿就跑。当我发挥战斗精神，积极奋力尾随追出去时，却迎面和正要进门的柳丁男对撞。

“你是猪啊！走路不长眼睛吗？”因为心急如焚，

我胡乱对柳丁男发了顿脾气。我想，万一没要回被偷窃的 CD，月底铁定又要被那个既小气又有口臭的老板扣薪！

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怎能忍受自己做白工呢？我可是为了钱，才在这种地方当无聊的稻草人耶！这个该死的青春痘男，可不要小看穷工读生为钱奋斗的坚强实力！

就像正在进行我拿手的障碍赛跑，我目光炯炯跨越还倒在地上的柳丁男，迅捷地往高中生逃跑的方向追赶，然而因为没来得及抢在第一时间里追出去，此时那名高中生早已逃匿的无影无踪。

“什么嘛！真是该死的窃贼！”我颓然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，简直欲哭无泪。刚才誓言抓到窃贼的万丈雄心，随着高中生的消失已荡然无存。

“都是你害的啦！”我对满脸无辜，愣在唱片行门口的柳丁男出言不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柳丁男当时就已被我跨越过他身上时的完美跃姿所深深着迷。

柳丁男在离开唱片行后约半小时，便带着被偷走的 CD 回来了。

“这个，我帮你追讨回来了。”柳丁男当时的善行在我眼里，简直是天神的化身、解救苦难的英雄。

“谢谢！”我的语气显得十分激动。这人半小时前，还被毫不给人留颜面的我骂得狗血淋头，没想到他

不但不计较，还宽宏大量帮了我大忙！

那晚盘点时，因为店长发现项目不符，才让我发现柳丁男并没有真正逮到小偷的事实。我猜想他大概担心我被公司扣薪，所以自掏腰包企图鱼目混珠。

虽然他并不是逮到窃贼的英雄，不过柳丁男的善意，却在我如诗的少女情怀里悄悄滋长。我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坠入了柳丁男的情网。

几天后我们正式交往了。他后来经常到唱片行帮我做监视的工作，然后骑摩托车送我回家。偶尔下班时间早，我们还来得及赶看完一场电影或吃完宵夜才返家。

如同往常般，那天柳丁男正发动摩托车准备送我回家时，突然惊见不远处，有个脸上青春痘排列顺序眼熟的高中生，正独自从网吧里走出来。

“不要跑！”柳丁男认出对方，也没来得及脱下安全帽，就匆匆追了出去。

“啊，是那天偷 CD 的青春痘高中生！”我也尾随追过去。

夜晚的微风轻拂着我的脸颊。我神采飞扬地在夜间空旷的街道上奔跑着，似乎只要跟柳丁男在一起，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变得兴味盎然。

青春痘高中生似乎是做贼心虚，看见有人追来拔腿就跑！在追过几条街之后，这名力大如牛的窃贼却运气

不好逃进死巷里。

“嘿！逃不掉了吧！”眼看已经逮住他了，我抡起拳头正打算和柳丁男联手修理这个可恶的窃贼时，柳丁男却热情和他握起手来。

别说我看了百思不解，就连那名窃犯都一头雾水。

高中生脸上原本呈北斗七星符号排列生长的青春痘，因露出疑惑的表情，而形成一个大问号。

“柳丁男这家伙搞什么鬼啊！”我在心里惊叹了一声。难道他习惯开扁前都要先礼后兵表示绅士吗？

这出乎意料的发展，差点没害我因脑袋一时反应不过来而并发脑血管逆流。我挥舞的右手停在空中，看起来真像个傻瓜。

“嗨！你好。”柳丁男居然向窃贼自我介绍起来，最后甚至还带着感激的语气说：“谢谢你那天偷了 CD，我才有机会跟她交往！”

柳丁男的逻辑虽然让我大感意外，不过却同时也令我感觉十分陶醉。

因为柳丁男的感化，我不但决定原谅青春痘高中生的偷窃行为，甚至还和柳丁男两人当场凑出身上所有的钱，请他吃了顿丰盛的宵夜。

不知道我们这类怪异的行径，是不是间接鼓励了那个高中生继续为非作歹，当时的我们似乎也没考虑那么

多，纯粹只想感谢他成为我们交往的媒介罢了。现在，我只希望那名高中生，不会继续走向那条偷窃的不归路。毕竟并不是所有失窃者，都像我和柳丁男这么脑筋不正常，被偷了东西居然还向对方称谢！

“你们结婚时记得要通知我唷。”高中生开心地笑着，脸上几颗成熟的青春痘，好像快爆出浆来了。

高中生离开前留下 e-mail 给柳丁男作为联系，至于柳丁男之后是不是跟他还有联络我就不得而知了，五年来我没听柳丁男说过任何有关那名高中生的事情。

然而，当时的我原本以为会和柳丁男一直携手走下去，甚至共组家庭养一窝小猫小狗什么的。我不明白，一向珍视我的柳丁男，怎会突然变了心？



我驾驶着哇沙米小车，在怀念着和柳丁男之间种种甜蜜往事的同时，已在地下停车场里兜绕了好几圈。在这种人口密集、车多拥挤的地段找停车位，简直比中体彩的几率还低！

我渐感不耐，心浮气躁起来。

如果我有机器猫的百宝袋就好了。每次找不到停车位时我都不禁这么想。机器猫的缩小灯有多好用，可以

随时将汽车缩小收进口袋里。

“啊，有停车位！”我有如发现新大陆般尖叫出声音来。

停车场里终于有车驶离了，但不幸的是，我前面还挡着另一辆也同样为找停车位而苦恼的车！

我无法原谅自己眼睁睁看着车位却无法拥有，这种滋味就像未卜先知猜中了体彩号码，却因某事被阻挠，无法顺利前往投注站，而痛失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一样令人沮丧！

我灵机一动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抢先将车子挤入极可能是目前全台北市，惟一硕果仅存的停车位里。

就在我的左车轮刚压进白线那千钧一发之际，前方的车主似乎是猛然惊觉，车后有我这辆突然插队的哇沙米小车，于是紧急煞住车。

只差约一枚钢镚的直径距离，他就撞上我了！

“喂，小姐！”车里的人气急败坏闪出来：“有没有搞错啊，有人这样抢车位的吗？”

每个找不到停车位的市民，火气似乎都很大。

我慢条斯理跨出驾驶座，拿出皮包和一袋趁等红灯的空档在路旁买来的阳春面。因为突然想念阳春面汤里头葱花的味道，即使已吃过丰盛的早餐，为了嘴馋仍宁

愿拿自己当肥猪养。

“你以为这个停车场，是你家的私人财产啊？”车主滔滔不绝地说着还挡在我面前，企图逼我向他认错。

上班都快迟到了，这人居然还有精神在这里啰嗦！我满心不耐。

我的眼珠子朝他滴溜转了一圈，因为嘴里的糖还没吃完，我不想开口说话。

对方看来并不像是地痞流氓之辈，反而像是家教良好、不至于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动粗的知识分子。我在为自己的安危大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决定顺便测试这人的耐性到达几级程度。

突然兴起捉弄这位无辜陌生人的念头，或许是基于无端被取消婚礼的恨意未消，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变成替死鬼！最近我看谁都不顺眼，所以身旁的人常无端受我的闲气。

如果这家伙满脸横肉一副黑社会老大的模样，我想我不但会毕恭毕敬将车位还给他，可能还会献出我手里那碗热腾腾的阳春面当贡品。

他面露愠色直视着我，显然正等待我的道歉。

在和他对峙的十秒钟时间里，我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若无其事咬着嘴里棒棒糖的吸管，甚至计划就此默不吭声掉头离开。

我现在玩弄的这类冷漠的心理战，足以让原本就火冒三丈的人气疯掉！

小时候我就常因此被我堂妹气到抓狂，而且是屡试不爽！不知道她到哪学来这个高招，总是能轻易挑起我的怒火。我当时就想，她长大后铁定能成为了不起的人物，当个物理学家或外科医生什么的，足以将她冷静的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。

然而，我堂妹高中毕业后就对求学失去了兴趣，后来甚至还瞒着家人在公路旁卖槟榔，当起外型火热内心冷静的槟榔西施来。

“喂，礼貌上你也该跟我道个歉吧！”他忿然追过来，企图拉扯我。

道歉？我无端被取消婚礼都没听到任何表示歉意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听这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，满嘴的公民与道德？正常人被抢走停车位，通常是随口骂了句便自认倒霉离开了，从没看过这么啰哩巴唆的人！

他以 007 中的詹姆斯·邦德般俐落的身手掠住我的手，我只好学霹雳娇娃，转身就往他小腿骨用力踹。

“Ouch！”他痛得蹲下去。我注意到这人疼痛时闷哼的声音，居然还是纯正的英文发音。

我趁机逃进正要关闭的电梯里，因为怨气获得宣泄，突感神清气爽起来。

电梯以缓慢的速度上升，并在一楼处停顿下来，又收纳进一批人，然后平滑地关上门。

“嘿嘿。”虽然拥挤却静悄悄的电梯里，我想起刚刚那家伙痛苦的表情，忍俊不住发出恶毒的笑声来。

诸事不宜，狭道相逢的日子

我在拥挤里屏住气息。有时学闭气并不仅适用于泳池，我经常在公车上、电梯内或是臭气冲天的厕所里练习。

夏天无论是挤电梯或到任何人多拥挤的地方，都是恐怖的地狱极刑。尤其是密闭空间里融合狐臭或各种诡异的香水味，那种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空气，简直跟烧炭自杀的功效没什么两样。

电梯终于在十二楼停住了，我匆匆踩过几只脚才终于勉强挤出电梯门，得以深呼吸几口清新的空气。一进入办公室，差点以为自己误入战场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惊讶得目瞪口呆，嘴里的糖

差点因过于惊吓而掉在地板上。

平常这种时间，办公室里多半还没人来上班！不是赖床还躺在家里，就是打了卡后浑浑噩噩地在办公室里做自己的事等午休时间，我从没看过这些人一大清早就精神饱满、干劲十足的模样！

是不是末日近了，审判日即将来临？再不然就是这些人嗑了什么奇怪的兴奋剂，否则怎会如此反常？

“喂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不是叫你今天早点来上班的吗？”组长安德鲁满脸胡渣，好像一夜没睡好。

“什么？”我呆立着，完全不记得有这一回事。

当时我大概在发呆，或许安德鲁真有向我提起过此事，因为脑袋临时罢工，所以没将他的叮咛输入脑袋里储存。

安德鲁似乎懒得再跟我解释了，他直截了当将企划书丢到我办公桌上，我这才想起来。

就只是为了客户临时跑来抽查汽车广告的企划进度，居然也能把这些人吓成这样！看着那些暂时被工作催眠的组员，我不禁窃笑起来。

还好，之前因为必须腾出工作时间举行婚礼，我已事先自动加班将这星期的工作全都准备妥当，因此相较于紧张兮兮的组员们，我的悠闲反而成了对比。

我找出文件递交给安德鲁，然后捧着海碗开始吃起

阳春面。

原本说好九点半开会，不过汽车公司的人一直到十点钟才进来。那具有缓冲作用的半小时，反而让早已忙乱得焦头烂额的组员们，都大松了一口气。

“饿死了，我忙到早餐都忘了吃耶！”长盘乌鱼子抢走我剩余的阳春面，津津有味吃起来。

“喂，你不怕我有爱滋啊。”我心有不甘，恫吓乌鱼子道。

她看了我三秒没出声，然后低头继续吃起面来。颇有宁愿病死也不愿意饿死、视死如归的精神。

“你不怕我在汤面里下毒啊？”我再接再厉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……”乌鱼子担心食物被我抢走，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“我平常可是把老鼠药当零食吃呢，你想我会怕你下毒吗？”

“靠！那算你狠！”眼见恫吓失效，我只好投降。没想到这女人居然为了跟我争食，什么夸张的话都讲的出来！

汽车公司的代表据说已随组长进入会议室，进行初次的企划案讨论。

乌鱼子因为忙着吃面，所以泡咖啡的任务理所当然又推往我身上。我端着两杯热咖啡往会议室门缝里探头，安德鲁和那名客户正在握手寒暄。

我推了门进去。当我看到那人眼熟的侧脸时，差点因心脏麻痹而休克昏倒！

“怎么会是他呢！”我蹑手蹑脚又悄悄退出会议室，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已经看到我了。

真是冤家路窄、狭路相逢！我万万没想到，刚才在地下室里遇见的詹姆斯·邦德，居然就是汽车公司派来的人！我任性抢走他车位也就算了，离开之前居然还要帅踢了他一脚，这种事就算当面跟他道歉，大概也不会被原谅吧！

我开始懊恼不已，万一被安德鲁发现我对客户的恶行恶状，不知道会不会干脆将我发派边疆去当苏武牧羊？

因为做了亏心事担心东窗事发，我鬼鬼祟祟窝藏在会议室门边，企图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。

“今早碰到一个疯婆子，害我为了找停车位在这附近多绕了半小时！”那家伙说。

很显然，对方所说的疯婆子就是我。

我捶胸顿足悔不当初，如果早知道这家伙是我们公司这一整年度的奖金代表，说什么我也会咬牙忍痛，将车位奉献给他。婚礼被迫取消已经够悲惨了，我可不想连饭碗，也因为自己一时的意气用事给搞砸了！

安德鲁和他聊了十几分钟关于台北交通的问题之